



貫徹土地改革的思想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出版

一九四七年十月

貫徹土地改革的思想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編
一九四七年九月

554.232

137

2

貫徹土地改革的思想

附：參攷材料目錄

- 一、地主階級的剝削方法……………一五
- 二、由日寇鷹犬到蔣黨特務……………一八
- 三、地主蒲寶祥的發家史……………一九
- 四、惡霸嚴振利的血腥事件……………二五
- 五、萬惡「黨砲」武裝叛變……………三一
- 六、地主勾引傷員破壞羣衆翻身……………三三
- 七、翻身農民熱烈參軍參戰……………三六

66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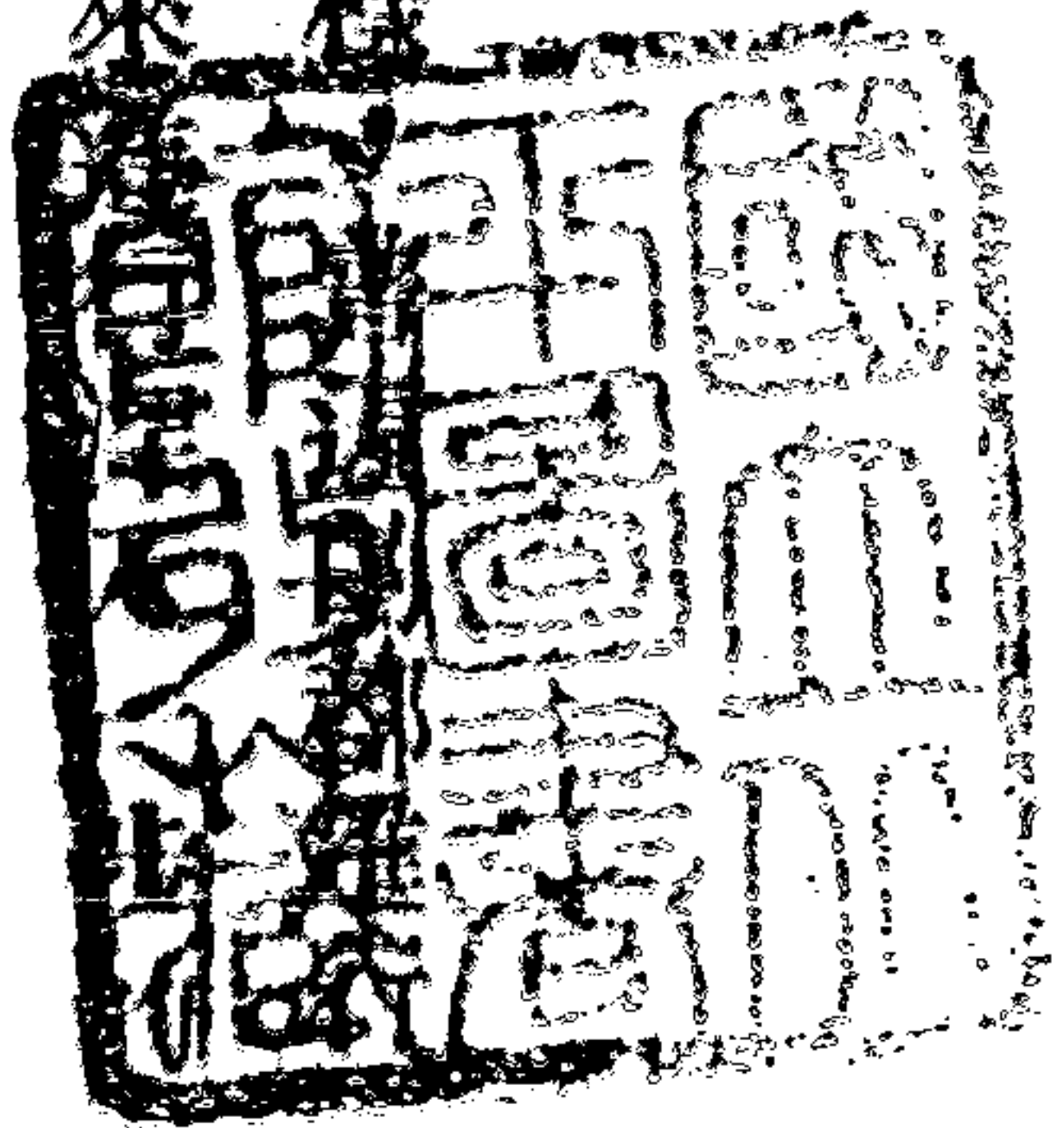
貫徹土地改革的思想

前言

東北解放區的老百姓，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和關內各個解放區一樣，向地主惡霸作清算鬥爭，實行土地改革運動。現在又轟轟烈烈的起來鬥財寶、挖地窖，打坍地主惡霸的威風，挖掉地主罪根，鎮壓地主翻把，以徹底消滅封建勢力，實行農民大翻身的運動。這個運動是中國農民打碎數千年來的手銬腳鐐，真正站起身來做人，拔掉窮根、安上富根的偉大革命運動。是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三大任務之一（另一個任務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是正義的行動。

我軍是人民的軍隊，是為人民服務的，對於解放區人民的土地改革運動，是堅決支持的。而我們進行的愛國保田自衛戰爭，也就是直接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翻身運動，保衛解放區人民分得的土地和勝利果實。

但是，在我們軍隊內部，也有個別人員，因為不明瞭黨的土地政策，站不穩階級立



場，或者受地主的收買利用，或者被壞人欺騙鼓惑，因此會不斷發生干涉群眾鬥爭，包庇地主，以至收繳工作團的槍支，捕殺群眾中的積極份子等等犯罪行為。這是人民軍隊絕不容許的現象。

爲了更加堅定的站穩階級立場，更好的爲人民服務，東北局和總政治部都決定，要在全軍進行深入的土地改革的思想教育，認識黨的土地政策，肅清一切地主階級的思想影響和各種各式的糊塗觀念，並進一步來提高我們的思想覺悟。

問題與答覆

(一)問：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其基本內容怎樣？

答：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其目的是要實現「耕者有其田」。在抗戰時期，爲着團結地主階級一道抗日，那時實行的是減租減息政策。現在是自衛戰爭時期，蔣介石和他的反動集團（大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已經成爲人民公敵，因此，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也改變爲「徹底平分田地」，消滅封建勢力。

徹底平分田地，就是說：把地主階級的田地通通拿出來，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而

地主本人和他的家庭，只能分到和農民同樣的一份土地。

對於大地主和惡霸，光分他的土地還不夠，他還有許多財寶和家產，埋在地窖裏；而這些財產，甚至比他的土地還值錢得多。因此，對於大地主和惡霸，除分他的地以外，還要挖掉他的地窖，把財寶和浮物都取出來，分給當地的貧苦農民，以解決農民的生產困難（如買牛馬、買農具等），幫助農民發展生產運動。

（二）問：地主的土地是他自己掙下來的，爲什麼要拿出來平分？

答：地主的土地，並不是由於他的勤勞節儉掙下來的，而是由於他殘酷的剝削農民，從農民手上搶奪過來的。東北的地主階級，他的發家情形，大體上可以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所謂「開荒佔草」的；第二類是靠謀財害命、發橫財起家的；第三類是靠勾結敵僞勢力，欺壓窮人，搶奪窮人財產來發家的。

舉例來說，樺川縣大賚崗的顧有堂，在滿清時代，原給放荒官員趕馬車，放到大賚崗時，那官員把大賚崗的土地指給他，橫直一共數十方（四十五垧爲一方），這樣，他就成了那些荒地的地主。幾年後，南滿移民來大賚崗開地，但地都已經有主了，就只好和地主「份開」；結果，農民辛辛苦苦把荒地開懇起來了，大部份熟地都歸了地主。

顧死後，其女人當家，又靠『壓飛照』掠奪土地，把靠近他地邊的土地，都霸爲己有。這樣顧有堂就變成了大賚崗的大地主和統治者。像這樣一類的例子很多，數十年前，東北地廣人稀，到處都是荒山草甸，一些和官府有關係的人，巴結上官府，送點禮物，荒地就歸他所管，這就是所謂『佔山戶』。他佔了這些荒山草甸，來開荒的農民就要向他『認地東』，辛辛苦苦開出荒地，打下糧食，就要向他出租子。這就是所謂『開荒佔草』的一類，這類地主，就是靠勾結官府，霸佔土地和剝削農民發家的。

第三類是靠謀財害命、發橫財起家的，比方黑通泡子沿的李富（樺川縣），原在松花江北給人抗活，後遇江上沉了船，他在江裏撈到了麵，將麵運到金溝換金子，發了一筆洋財，買了一百多垧地。以後又偷了一個『金狗子』（淘金的）的棉袍（棉袍裏藏了許多金子），把金狗子氣死了，李富便發了一筆大財，變成有七十匹牲口，四五十名勞金的大地主。

又如賓縣地主蒲寶祥，從關裏來時，啥也沒有，住在遠房親戚蒲寶增家裏，幫他抗活。後來娶了媳婦，生了兒子，到兒子長大以後，爲了奪取蒲寶增的財產，父子就起了謀殺之心，先把蒲寶增殺死，再把他的兒子活埋，就這樣搶奪了蒲寶增的四十垧熟地和

全部家產。以後又靠勾結敵僞、殘害窮人，成了有二百垧地、三十四牛馬、十三個勞金、三房太太的大地主。此外，如勾結土匪，或拿他自己的私槍給狗腿子去當胡子，和胡子共分金銀財寶，這樣的暴發戶，也很不少。這一類的地主，就是靠搶劫偷盜、謀財害命起家的。

第三類是靠敵僞勢力剝奪窮人起家的大地主，在偽滿時也相當普遍。達子營的劉陞，民國時只四十垧地，偽滿康德四五年，他和日本二二〇部隊聯隊長小林勾上了，小林住在他家，與其共同經營洋瓦廠、煤廠、豆腐房、油房，合作社貸款由他向外放，在敵人羽翼下發了大財，買了二二〇垧地（連從前的共二六〇垧），馬二十三匹，僱工二十五個，弄的家財大富，大權在握。發家之後，當屯長，康德九年當朝陽川村長，與小林共同害死過十三條人命（內有因打頭的丟了一條褲子，而逼死了更官一名）。黑通的張振青，偽滿時，與佳木斯大特務梁金勾結到一起，梁金是日本特務頭子廣野的乾兒子，張便靠這種勢力，在黑通開了小舖，除賬放款，拔了賬戶的鍋灶，牽了牛馬，治了八十垧地。營子崗的周春林（即周家油房），原籍懷德人，舊中華民國時來佳木斯，正趕上老古東（胡子）進街，他乘機發了一筆洋財，就在營子崗買了四十垧地，餘下的錢借給他

的親戚范廷顯（破落地主，有地二百垧），不幾年即將范的土地全部滾進來。偽滿時當了十二個園子的村長，兼配給店主事，尅扣配給，變賣配給品。偽康德六年，敵人收民照，地照交到他手，便將好地扣下，自己收租子，用這種辦法又搞來幾百垧。以後他將全部土地都收歸自種，備四、五十名勞金。家裏開油房，佳木斯有買賣，營子崗的警察署是周家的，他家的姑娘跟警長搭伴頭。附近的草甸，不許別人打柴，全園子人都得給他做活，不做就趕到外園子去（以上例子，均屬樺川縣）。這一類的地主，是靠勾結敵寇，作民族敗類，壓榨窮人起家的。

所有地主的發家情形，雖不完全相同，但大體上都離不了這三種類型。因此，把地主從農民身上搶去、騙去、剝削去的土地，交回農民耕種，這叫做『土地還家』，這是十分正當的。

（三）問：地主的土地，也有用錢買來的，買來的土地爲什麼也要拿出來平分？

答：首先，我們要了解，地主一不種地，二不做工，三不勤勞，他的錢究竟是那裏來的？都是從窮人身上剝削來的。爲了解地主的剝削情形，下面舉幾首農民作的歌謠，就可見一般。

(一)得剷屯、兩「英雄」，孫半夜、鄭五更，伙計幹活不讓歇工，要歇工，吊在西馬棚，打得身上冒血紅。

(註)得鄰屯在依安縣，孫、鄭是地主，他家的僱工，五更半夜就要起床，整天不歇，要歇就打得半死。

(二)端老程家碗，就得服老程管，吃老程家飯，就得拿命換，走時放小跑，還嫌走得慢。

(註)老程是富裕縣光明區的大地主，在偽滿時，他關着門打夥計，是遠近著名的。

(三)李僉榮，不用提，春起講話哄着你，下雨陰天放大局，秋成叫你一個也拿不去。

(註)李僉榮是大地主，擺局賭錢，迫勞金聚賭，結果勞金都輸得精光，秋收時拿不到一個錢，反倒欠地主的賬。

又如一個榜青的，講到他的生活時這樣說：「兩年睡一年的覺，一年點兩年的燈」，這多麼真切呀，地主迫他「起早爬半夜」，每夜睡覺只能睡一半，但早起、晚上

却要點兩頭的燈，可見地主對榜青剝削的殘酷。

至於地主對貧農的剝削，如收租，放高利貸，派額外的勞役（租種地主的地，除出租外，還要額外給他做工）等等，也都是吃人不見血的。可見地主的錢財，沒有不是從窮人身上刮下來的。

地主從農民身上刮來的錢，除了供給他大吃大喝、穿好住好以外，還是花不完；同時地主貪心無厭，想把所有土地都變成他的，因此，又拿一部份錢來買土地。怎麼買法呢？一是迫買，只要是地主看中了土地，農民就非讓不可；二是賤買，通常都比市價低得多。所以即使是地主買的土地，不僅錢是從農民身上剝削來的，就是地也是半買半搶的。這樣得來的土地也要拿出來平分，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四）問：有些地主的土地是祖傳下來的，並且地主也有好壞之分，祖傳的土地為什麼也要拿出來呢？好地主為什麼也要分他的地呢？

答：不要以為祖傳的土地就是正當得來的；其實所謂祖傳的土地，就是地主的祖父輩，剝削農民的祖父輩得來的，像眼前的地主剝削我們農民一樣。要知道：土地原來是沒有主的，是公共的財產，後來才被有錢有勢的人霸佔去，像上面說的「開荒佔

草」一樣。我們農民，千百年來都在地主的統治下，世世代代都受他們的壓迫，過去因為沒有共產黨來領導，不曉得，也不敢向地主來算賬。現在農民翻身了，八輩子的老賬也都要和地主翻出來，因此，什麼祖傳的土地，還不都是剝削來的，還不都要一律吐出來平分。

至於地主是不是有好有壞呢？從政治上來說，有的地主勾結敵僞，當僞滿官吏，在鄉裏稱王稱霸，無惡不作；有的地主則沒有當僞滿官吏，政治上的作惡不多，因此，這裏有惡霸與非惡霸之分。但從經濟上來說，所有地主都是靠剝削農民起家，靠剝削農民生活的，其間的分別就很少了。俗話說：「爲富不仁」，這「不仁」二個字，就是所有地主的共同性，沒有任何地主會有好心眼的。比方說，有一些地主，對農民施一點小恩小惠，講兩句好話，有的人便以爲這是個好地主；其實這種假仁假義，口是心非，是地主剝削農民一種比較高明的手段，並不是地主有什麼好心眼。地主壓迫剝削農民，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種就是高壓政策，橫蠻霸道，動不動就逮捕、殺害、叫人吃官司；一種是欺騙政策，施點小恩小惠，用軟繩子縛人。有時則軟硬兼施，雙管齊下。這裏雖然手段各有不同，但他的目的都是要農民服服貼貼地歸順他，服侍他，做他的牛馬奴。

隸，這是一樣的。所以從經濟上來說，正像「天下烏鴉一般黑」一樣，所有地主的心眼都是黑的，地主階級沒有一個是好人。

正因為這樣，所以一切地主的土地都要拿出來平分，不能有什麼例外。至於那種大地主惡霸，那就不僅要分掉他的土地，還要挖掉他的財產，并由農民來公審他，處罰他，所謂「罪加一等」，與一般地主又不同。

(五)問：土地是強佔、剝削來的，拿出來平分是應該的，但財寶為什麼也要挖呢？
答：地主的土地是強佔來的，地主的財寶也同樣是剝削來的。樹上不會長金銀財寶，娘肚子裏也帶不來金銀財寶，究竟地主的金銀財寶從那裏來呢？還不都是從窮人身上剝削來的。金銀財寶越多的地主，也就是剝削窮人越兇的地主，也就是罪惡越大的地主，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地主的財寶地窖自然也就挖。

其次，農民雖然分得了土地，但是沒有牛、沒有馬、沒有農具、沒有糧食，生產還是不能發展。地主的金銀財寶浮物多得很，堆在那裏讓他霉爛生鏽，為什麼不能挖出來分給農民買牲口、買農具，以發展生產呢？

再有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消滅封建勢力；光分掉地主的土地，是不是可以把封建

勢力的威風打倒呢？不能。俗話說：『樹大根子深，船爛了也還有三千釘』，地主的土地雖然被分了，但家底還是厚得很，他還能過比農民好多少倍的日子。比方海倫的大地主劉俊，土地被分了以後，還高傲的向農民說：『算就算，你也富不了，我也窮不了，把犁杖掛在屋簷上，吃也還可以吃他二十年』，你看，口氣真大，如果不挖掉他的財寶，的確他的威風還不會倒下。許多地主的浮產，確實比他的土地都還值錢，因此，要消滅封建勢力，澈底打垮地主的威風，使地主真正向農民低頭，也非挖掉他的財寶地窖不可。

（六）問：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地主的態度怎麼樣？

答：對於廣大農民的土地改革運動，地主自然是不甘心的，他唯一的陰謀，就是企圖『翻把』；其陰謀『翻把』的花樣又多得很，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各種：

第一種是勾結胡匪、特務，暗中行事，進行破壞搗亂，殺害我們的工作人員和農會幹部等等；第二種是利用狗腿子或封建組織，竊取農會領導權，打擊農民中的積極份子，或故意混亂鬥爭目標（鬥富農甚至鬥中農），破壞群眾的鬥爭情緒；第三種是假開明，自動獻出一些壞地來討好群眾，破壞羣衆鬥爭，其實，好地好牲口都自己留下；或

指使他的子弟參軍，掛起「軍人家屬」的招牌，到處嚇唬羣衆，保持他的威風；第四種是用種種方法來收買利用農會的壞幹部，或我們軍隊的某些幹部和戰士，替他作保護，替他講人情，替他隱藏財物，甚至挑撥軍隊與羣衆的關係；第五種是裝窮裝苦，做出一付可憐相，企圖引起階級意識薄弱的人對他表同情，埋怨民主政府等等。

地主的陰謀花樣多得很，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企圖「翻把」。因此，我們要時刻提高自己的警惕性，絕不要上地主的當。

(七)問：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我們軍隊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答：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一部份，是人民的軍隊，我們所講的「人民」，是指佔全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農民來說的。我們人民軍隊的目的是爲人民服務，也可以說主要的就是爲農民服務（農民佔全體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鄉村中則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對於解放區人民的土地改革運動，我們是要給農民撐腰，幫助農民獲得土地、農具、牲畜、糧食和房屋，幫助農民徹底翻身。

封建勢力打倒了，農民徹底翻身了，我們所進行的愛國保田的自衛戰爭，也就可以獲得解放區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的支援，兵源也解決了，繁重的戰勤工作任務也解

決了，整個部隊的吃飯、穿衣，以及經費問題也解決了，自衛戰爭的勝利也就有了保障了。所以說，徹底平分土地，打倒封建勢力，這不僅是我們當前革命的任務，同時也是爭取自衛戰爭勝利所必需，就是這個道理。

因此，我們軍隊只能給農民撐腰，絕不能干涉農民的鬥爭，阻礙農民的鬥爭。如果有個別人員受壞人鼓動，或受地主收買利用，因而破壞群眾鬥爭，包庇地主，袒護地主，幫地主隱藏財物者，應受到全體人員的反對；其情節嚴重者，還應交給群眾公審處罰。

對於地主的翻把陰謀，對於地主的各種詭計，我們應該提高警惕，絕不要被他們蒙蔽，受他愚弄，給他幫忙，以致喪失階級立場。

(八)問：地主可不可以參軍？

答：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才有權利參加的軍隊，地主階級是沒有權利參加人民的軍隊的。

我們的軍隊其所以鞏固和有戰鬥力，保證成份的純潔，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家都是工人農民的子弟，大家都為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而奮鬥（蔣介石是

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封建勢力的總頭子），爲愛國保田而進行英勇的自衛戰爭。由於我們大家的出身相同，目標一致，因此，在工作中、在戰鬥中也就能夠萬衆一心，團結無間，不怕任何困難，不避任何犧牲，來爭取自己和人民的解放。

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份子，過去參軍的與現在參軍的應不同，與地主本人也有分別。因爲他們沒有當家，不是直接的剝削者，加之他們讀過書，有些知識，思想上可以進步。因此，對於中小地主的青年子弟，經過地方上的考驗之後，可以個別的准許參軍，並在工作中繼續加以考驗。

最近參軍的地主子弟，如果不是大地主惡霸的子弟，在我軍中表現尚好，願放棄地主立場，願爲人民服務的，則仍可留在部隊中，並幫助其進步，使其懂得我黨我軍消滅封建勢力的方針，是符合於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要求，是正義的行動；同時消滅封建勢力，基本上是消滅封建的剝削制度，打垮地主階級政治上的威風，而不是從肉體上消滅地主本人（地主還可以和農民分得同樣的一份土地）。從加強教育工作中，來鞏固其爲人民服務的決心。

一、地主階級的剝削方法

(甲)對僱農實行農奴式的剝削

一、無限度的延長勞動時間。許多僱工都是半夜吃飯下地，太陽落山才回家，每天休息時間只有四個小時。如黑通地主吳克鋒種一二〇垧地，他是剝削雇工的能手，別人給他送個外號叫『吳半夜』。

二、無限止的提高勞動強度。吳克鋒一年春季換了三個打頭的，在地裏幹的又猛又快，許多抗活的累的吐血，不能再幹下去，抗活的病了，他就一脚踢開，趕你滾蛋，他常對別人顯示自己的威風說：『好騾好馬累死多少，何況你這人吶！』

三、尅扣工資。抗活的不准誤一天工，誤了閑工，須扣忙工，誤了忙工得按工作價或還二、三個閑工，因此有的雇工一年忙到頭，除了扣去的工資就所剩無幾了。

四、拖欠工資。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許多地主，在雇工上工後（二月間），不馬上給工錢，要拖到開江，糧食價上漲，工人無吃的，買了地主的糧食，却不能按開江前的糧價，得按開江後的糧價。

五、設賭抽頭，常使勞金一年到頭輸得淨光，甚至連兒女都輸給地主。永安地主袁憲會，種地一

六〇垧，三個大車十四匹牲口，雇工三十餘人，依仗他與佳木斯的翻譯官有關係，每逢下雨陰天，家裏就擺四、五場賭局，不願賭錢的勞金就受氣，被排斥，他說：『不會賭錢的，就不要到我家門來！』賭錢的結果，常使勞金一年到頭淨光無二，反倒欠他的，有一個勞金把兒子都輸給他了，一直到去年鬥爭袁憲會時，才把他解放出來。

六、開小舖賣雜貨。凡勞金用東西，都從地主的小舖買，甚至有所謂『活動小舖』的出現，在忙割忙割時，地主家的人，就把『應時零嘴』的東西，挑到地裏去，年青人都好吃，吃了東西一天就白幹了。

七、強迫勞動。偽滿時地主都依靠其當屯長村長的地位，強迫窮人給他當雇工，工價極低，還不得不去，如不給他當長工，就得被抓去當勞工。因此地主階級就藉着政治上的統治勢力，榨取了無限的幾等於無代價的勞働力。

上面所舉的事實，是根據樺川縣地主調查材料，其他各種花樣還多得很，如大人幹活小孩白搭，年節紅白事送禮幹活，縱女騙勞金，招婿不結婚白幹活等等，總之，由于地主階級實施種種殘酷辦法統治剝削雇工，地主與雇工形成了農奴主與農奴的關係，使許多雇工長期無代價的拴在地主的土地上勞動，如肇東王守仁弟兄三個給地主『謝六爺』扛七年活，結果淨身出戶還不算，并倒賠上了爹、哥、嫂三口人命。

(乙) 對貧苦農民實行無限制的掠奪

一、依靠土地榨取農民：東北地主利用土地剝削的方式，有『吃租』與『榜青』兩種：吃租一般的都是死租，即按地好壞，預先講定租子數額，一般的爲兩石上下，最高的或至三石，而且不管荒年與否，都得照交。榜青則或對分、或四六（地主四榜青六）不等（可參考本書另篇『蕭寶祥斃家史』）。因此，有些地方的地主，一垧地平均每年淨從農民身上剝削二石糧食的租子；再加上『出荷』、借糧的高利，等等額外剝削，農民辛苦一年，往往所餘無幾，遇上荒年斂收，就要破家蕩產。甚至還有實行上打租的，今年秋即將明年的租子交齊，就更爲殘酷。

二、高利貸的盤剝：高利貸的形式極多，第一種如貸款，月利三分或五分，而且恰借至青黃不接時，到時還不起，就又加各種苛刻的條件。第二種如貸糧：春借一斗，秋還二斗，荒年還不上，就得破家還債；再如出時小斗小秤，進時大斗大秤。第三種是典當地抵押地，農民只要上了這個圈套，不幾年的工夫，地就滾到地主手裏去了。

三、剋扣配給品，變賣配給品，地主不出勞工少『出荷』，要窮人爲他們『措缺』，這也是地主剝削窮人最普遍的辦法。

四、不平等的換工，貧雇農是很少畜力的，地主階級却抓住這一點，一個馬工須頂三個人工，而

且得在他自己的地種完之後，才能給貧雇農種。總之，受地主這種剝奪之後，農民便成了『半身不遂』，苟延殘喘的在地主的大樹底下半死不活的掙扎着。

上面所舉地主階級剝削方式，只是一般的經濟上的剝削，至於勾結敵偽勢力，坑害訛詐，利用種種惡霸手段，達到其掠奪目的的，還沒有包括在內。

二、由日寇鷹犬到蔣黨特務

——記地主階級的政治演變

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的演變，可以用樺川大地主張伯然作爲典型：他是順山堡的大地主，一千餘垧地，舊中國時，他當樺川自衛隊總隊長，是樺川的統治人物之一。偽滿時自衛大隊受民族浪潮的鼓舞，許多人要拉出去抗日，但他却不幹，甘願屈服於敵人，把自衛大隊編爲獨立營，他當營長，受于大頭指揮，爲敵人守駝腰子金礦。後來又當農會長、協和會長、道德會長，爲日本服務，是個忠實的走狗。『八一五』後，他又投了國民黨，在佳木斯國民黨市黨部當民政委員，與偽國民黨合江省主席吳漢濤接上了關係，但他却假裝『開明』，混進民主政府，以合法地位進行國民黨活動，企圖組織地下軍，破壞人民翻身。他和他的兒子張文恩，勾上了國民黨特務暗殺團任德祿，殺死了副市長孫西林

同志，事後任德祿跑到順山堡，住張伯然家，數日後被我軍捉住時，張伯然還爲他庇護，任德祿生了病，張文恩爲其抓藥醫治，十分孝順。任德祿死後，這幫暗殺團想到山裏找『柳子』（胡子），在四合山被我軍消滅。張文恩又勾結胡子『江海』，在屯裏派款兩萬和白麵粳米，並套了爬犁送到山裏的密營，以接濟他們所謂地下軍糧食子彈。

由張伯然這個典型便可說明，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和政治上的極端陰險反動，他們在舊中國時，掌握着政權與武裝，豢養着許多的狗腿子，這種以地主爲中心，形成的統治集團，便是封建統治集團；僞滿時，這種集團又依附於日本帝國主義，地主階級依靠敵人發家，與特務漢奸勾結在一起，形成了封建法西斯統治集團；及至『八一五』事變後，地主階級的統治集團又拋開了日本後台，與賣國獨裁的蔣介石反動集團結合在一起，充當國民黨特務，破壞人民的翻身運動，企圖使中國老百姓永遠成爲地主階級統治下的奴隸。

三、地主蒲寶祥的發家史

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發財的？

蒲寶祥是賓縣中興村蒲家屯的住戶，他有六個兒子。蒲家有二百地，十四匹馬，十五頭牛，卅

隻羊，四輛車，四十五間房子，三處窩棚，十三個勞金，除僱工經營者外，其餘地均出租。蒲寶祥有二房老婆，大兒子有三房老婆，二兒子有二房老婆，五兒子有三房老婆。

蒲寶祥原籍關裏人，來時啥也沒有，只是一身一口。

乍一來，他住在遠房親戚蒲寶增處，不久娶了袁永山的妹子，之後就連續的生了六個兒子。民國十六年的時候，大兒子蒲世芳已長大成人，爲了要奪取蒲寶增的財產，父子倆人就起了謀殺之心。

種小麥的一天早晨，天剛放亮，蒲寶祥叫蒲寶增的兒子大裙子去篩麥種。大裙子剛走出去，蒲世芳父子倆人就爭持洋砲衝進蒲寶增的房裏，蒲還未起來。蒲寶祥就當頭放了一洋砲，炮子從腦瓜頂進，從小肚子出，血流不止，立刻就斷了氣。大裙子聽見砲響就急轉回來，只瞪着眼瞅着爹身旁的一灘血，啥也沒吭。蒲寶祥搶上去說：『洋砲走火把你爹打死了，這也沒法子，往後咱們一起過吧。』吃過早飯，帶着馬槽、麥種和一付犁杖，大家就下地了。剛到地裏，蒲世芳父子倆就把犁杖扔一邊，對大裙子說：『你把爹害死，現在該活埋你了。』於是就把大裙子按入馬槽，用繩子捆上，扔進早已挖好的土坑，就這樣，大裙子被活埋了。之後，把大裙子的媳婦賣出幾百里地外，又把大照（即地照）改成自己的名子，蒲寶增的四十垧熟地和荒山地就成了蒲寶祥的了。

九一八事變後，蒲世芳又當上了偽區長，偽康德二年的臘月間，有石和石坤二兄弟無錢拿大租，便向蒲世芳借一千吊錢，講好四分利，來年秋天還。蒲世芳想買石和石坤的那份地，所以很快就讓他們

還錢，說自己等着錢買馬。他們二人沒錢還不起，於是蒲世芳就託申志輝去給他們二人說：「還不起錢，可把地留給蒲家。石和石坤二人尋思來尋思去沒法，只好將七垧中流地賣了，每垧地蒲家只給六十元，行價是九十，七垧地就吃虧二百一十元。」

偽康德三年的二月間，李生死了爹媽，留下了一幫小兄弟，發送爹媽時拉下了一身飢荒。李生想把僅有的幾垧地賣了還飢荒，但沒人敢要，因為李生的地頭搭着蒲世芳的地頭，李生就去問蒲世芳要不要，結果，二垧川地，三垧薄地、三垧山林地，蒲世芳只給了二百五十元。二垧川地按當時行價能值二百元，三垧山林地都是一丈多高的大柞木樹，已經能打柴了，過了十來天，山上已解凍，蒲世芳就把這一片樹林作為柴火賣出，留下自己燒的外，就得了三百五十元，除了將買八垧地的錢賺回來外，還落了一百元。從此，李生就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跑腿戶。

同年四月間，蒲世芳已有了二房老婆，但他又把石太的媳婦強霸了去。

到偽康德四年的時候，蒲世芳嫌地還太少，所以就佔了半拉山，叫陳有林來給他開荒。陳有林的哥哥陳有山和陳有林的爹陳海也來了，他們先用鎬頭刨樹根，刨二十鎬才能刨出一顆柳條根。鎬頭重，使勁又猛；震得手腕都裂了口，血流在鎬頭把上。到晚上裂口封住了，第二天一幹活，太陽一晒又裂開了，痛的沒法，還得要使勁刨。刨完樹根後，再叫翠杖蹣出。這一春天，爹兒三個開了十三垧荒地，再搭上四垧薄地，一共向蒲世芳租了十七垧地種。因為是生荒地，所以只一担租子，並借給

五担五吃糧。到秋天每垧地只收二担二，除一担租子外再還牛具錢，又還五担五吃糧加上三担五利息，啥也沒撈着，連工夫都搭上。第二年蒲世芳把租子加到二担二，他說：『不怕，我借給你們種子，借給你們吃糧，今年地有底了，收成一定好。』這年陳有林他們種了七垧麥子，其餘十垧種大田。秋收後，每垧地打了三担六，除了給租子，還牛具錢，還種子，還吃糧，餘下的糧食蒲全部拿去出荷，陳有林又啥也沒撈着。且因蒲世芳訛陳有林偷了他的麥子，所以把地也抽回了。冬天，勞工要到蒲世芳姪子蒲召林的頭上，蒲世芳和郭勞工股長一合計，就把陳有林抓來頂他姪子的數。陳有林對勞工股長說：『這回不是該蒲召林去嗎？』話還沒說完，就拍拍上來兩個嘴巴。第二天貼响，陳有林就出發到長春去修火車道。

偽康德七年頭上，蒲世芳嫌房子住的不寬敞，決定再修一個大院套。二月初，全村二百八十戶人家全都被迫來給他修建大院，蒲世芳叫豬倌樑柱子去山裏推木頭，木頭滑下來，把他腳後跟的骨頭砸飛了，以後樑柱子走起路來一蹶一蹶的，放豬攏不上，就被蒲世芳趕了出來，樑柱子沒法，就拉棍捧瓢，四面八方去要吃。一座大牆方圓六十丈長，就整整化了九百個工，加上上房五間、東西下屋十間、院外三間、一個院套、四個炮台、一口井，連大牆工在內，總共花去二千個整工。三月動工，七月修竣。

偽康德八年正月間，王樹生家着了火，只剩下一馬一驢，八張嘴，心想租種一點蒲家的地，蒲家不願意，因王家拉了一身飢荒，怕連累自己。後來王樹生請了幾個屯鄰，烙了白麵餅，熬的粉條豬

肉，請蒲世芳吃飯，在桌面上才答應王世海三垧地（山頭地不打糧）四六榜外青（東四夥六）。樹生和爹王世海，祖父王景六三人，把三垧地操操心伺候了三四遍，秋天共打了十四担糧，蒲世芳一看，心想：『不大離，能幹活，兔子都不拉屎的地還一垧地打四担五還多。』王樹生提出四成，共五担六給蒲世芳，每垧地出荷一擔三，又三擔九給蒲世芳。（因這三垧地是黑地，蒲本人不用出荷，王樹生出荷的糧就歸他得）。第二年爺孫三個種十四垧地，對半分青，對半出荷，先借了五担吃糧，十四垧地中有三垧是新創的荒地，秋天共打五十六担糧，蒲世芳就指斗要糧，十四垧應出荷四噸，他硬叫交五噸，五噸共二十二担，還種籽二担八，還剩三十担，二家分，每家得十五担，再還五担吃糧加上三担利息，還剩七担。第三年種了十九垧，蒲世芳借出十條牛，只有五條能使，其餘五條都是二三歲崽子，只能白貼草料不能使。春起又借了七担吃糧，他把糧食作成價，秋後按價還，行市三十，他却作五十，吃虧五分之二。天天滾、日日滾、年年滾，一年到了頭，榜青的啥也撈不着，連一張嘴都糊不住，而蒲世芳却年年增加新糧倉。

偽康德八年的十月間，蒲世芳家還有廿担出荷未交齊，縣上派了縣警察所的警政陳宏輪來催，蒲世芳又把這二十担出荷攤到各戶下，就叫當差的陳洪去各家要。陳洪跑到宋保和家裏，宋保和說不欠出荷，陳洪就說：『區長命令，不管欠不欠都得交。』陳洪回去，把宋保和說的話向蒲世芳說了一遍，蒲就記恨在心，剛好警政陳宏輪來到蒲家，蒲世芳就鮮桃鮮菓煙捲水糖擺了一桌，然後給警政說：宋

保和違抗『國家』命令不出荷，埋起四担小米，非打才能招出。當天晚上，中興村七個屯子的老百姓都集合在蒲家屯，開會的時候全都跪在地上，警政問誰家欠出荷，誰家把糧食埋起來，宋保和說自己不欠出荷，沒埋糧食。警政還未聽罷，就出二寸寬、一指厚、二尺多長的硬板打手心，二手腫得三寸厚時才換打嘴巴，嘴都被打歪了，兩耳直冒血，打急了的時候，宋保和承認回家刨糧食，撻完宋保和後就撻韓登祥、陳有林、王炳山、張玉林等人，限三天把糧食交齊，否則再撻。宋保和回到家，一尋思，那來糧食呢，一急，就找了根繩子，拴在棚桿上，繩套也繫好了，正預備把脖子套進去時，兒媳婦醒來看見了，結果全家人都起來，宋保和就沒死成。第三天頭晌，宋保和全身發青，二耳淌血水，睜着眼睛直挺挺的就死在炕上了。第三天下晌，糧食總算是交齊了，但連豆角籽、紅云豆、苞米種都交了出來，家家房上斷炊了。但過了十來天，蒲世芳就往外借糧了。當時小米市價二十元一斗，他賣廿五元一斗，上街買吧沒現錢，借了他的糧食春天就得給他割地，割地行價二元五，他只給二元，借他一斗小米，就要給他割十二個半整工的地。

同年臘月，蒲世芳又看中了孫寡婦的七晌川地。孫寡婦領着二個小子二個閨女過日子，孫寡婦住在張殿君屯。張殿君有六十晌地，還當排長，又和蒲世芳是磕頭兄弟，因此蒲就托張殿君做地媒。張殿君就到孫寡婦那裏去勸她賣地，孫寡婦也正窮得要賣地，正巧是一個買、一個賣，但孫寡婦的小兒子孫茂書却說：『我不樂意賣給蒲世芳，明明一晌地值一萬，他就只給七千。』蒲世芳知道後就

說：『我是區長，我不給換照，他能賣給誰。』沒法，孫茂書把六垧川地賣給他，自己留了一垧川地，每垧川地值二百五十元，蒲每垧只給了一百八十元。蒲想把孫留下的一垧也買過來，孫不幹，孫要留着養媽的老。於是蒲世芳又串通警察，設計把孫茂書打了個半死不活，孫寡婦來見區長求情，蒲世芳就又裝好人，把孫茂書放回家，最後孫寡婦還是把留下的一垧地作爲謝禮送給蒲世芳了。上面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就是蒲寶祥的起家史。

四、惡霸嚴振利的血腥事件

——地主惡霸篡奪政權的翻把陰謀

喇嘛甸是秦康東南六十里的一個車站，全街有五百四十六戶，僞滿時這裏特別複雜，除種地和賣勞力的外，並有警察、胡子、安清幫、一貫道、山東會、道德會等封建組織。當時借助敵僞勢力，威風不可一世。

『八一五』後，這一套帶有濃厚反動色彩的封建組織依然擁有雄厚勢力，當我工作展開後，均以假開明、假積極來蒙蔽我工作幹部，以達到其合法的進行各種破壞的目的。再兼領導上未能認識到該

街的複雜性，有些麻痺，致釀成此次武裝篡奪組織，以鬥爭為名槍殺我積極份子之流血事件。

(一) 陰謀

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

去年六月，工作同志來喇嘛甸開展工作，因未發動基本羣衆掀起土地鬥爭，曾開過興農合作社的大惡霸嚴振利在分地中東跑西顛，講起道理來口若懸河，誤將其推為參議員。成立農會時嚴即聯絡山東會會長流氓薛寶兌等及山東會的人一同選舉劉景運為農民會長。（劉為偽滿警察，自衛團團長，並當過胡子）當時因山東會大帮子人的隨聲附和，安清幫等封建組織串通，領導權遂被假借。多數人贊成他的欺騙手段奪去，自此羣衆一直未敢動起來。

今春各地土地鬥爭的勝利，傳到了喇嘛甸來，部份羣衆覺悟逐漸提高，劉景運在羣衆要求下不得不隨着掀起一些小的鬥爭。但在鬥爭中屢將果實貪污中飽，遂被羣衆罷免。此時嚴振利看到風頭不對，知道劉景運如果被推下台去，農會中一方面失去了領導，另一方面將失去主要的耳目，將來自己也有被鬥的危險。便又以參議員名義，連絡薛寶兌及山東會半強迫半欺騙的重把劉景運選上台去。農會又二次被嚴等掌握。

嚴振利自二次掌握農會後即百般設法阻碍鬥爭，加上劉景運在農會中作梗，很長時間，羣衆敢怒

而不敢言。兩方面都在秘密活動。

恰在這時，嚴振利的姘頭——淫婦張司氏（又名紅雲）於七月上旬由×××抵喇嘛甸，給嚴帶來了二萬九千塊錢的煙土（鴉片），並告訴嚴說，她認識一個白崇禧部下的團長名叫×××，讓嚴在喇嘛甸組織人對付政府，破壞鬥爭，過一兩個月後，即給嚴送委任狀來。嚴當即允諾，組織陰謀反叛。

（二）暴風雨的前夕

上月各區掀起深入鬥爭，起浮物、挖壞根運動後，消息不斷傳到喇嘛甸子，貧苦羣衆再也捺不住火了。特別是積極份子王化東、呂俊峰（自衛隊長兼街公安員）等更爲積極，而呂俊峰對惡霸、地主、奸商的材料了解的特別細緻，對嚴振利過去的假仁假義、阿諛逢迎、吹、拍、騙，及偽滿時之各種罪行等知道的更多，並將這些材料供給了農會。經初步下層醞釀後，貧苦羣衆遂在七月十七突將地主奸商楊四福（偽滿時賣油對米湯，賣酒對冷水，加胡椒辣椒，低價買，高價賣）、劉長庚、劉少田等捕起。呂俊峰在這時又一再提議爲了澈底翻身，必須鬥爭嚴振利。當即得到大家同意，於十七日夜前往嚴振利家逮捕。當時副會長劉景運也隨着去了，在路上劉即百般阻撓，盡量拖延時間，及至嚴宅附近時，天已快亮。劉景運即提議回家休息，天亮再抓。

天亮後，劉景運便將此事告知嚴振利，嚴對呂俊峯便懷恨在心，一面假裝打通了思想，自動獻出

破衣服兩件、母豬一個、牛一頭，各處喧揚自己打通思想了，并向大家說：『我也是窮人了，咱們要一塊澈底翻身。』一面和薛寶兌商量：『打蛇打頭，刨樹刨根』，讓薛動員山東會全體寫保結，保楊四福等，并觀察情況設計陷害呂俊峰。

二十二號，羣衆未抓到嚴振利，雖對嚴之獻物不滿，但却覺的他是參議員不大敢惹，便集中大車到楊四福家中拉東西。當嚴得到這消息後，便同薛寶兌帶着山東會的人一起到楊四福家。到時楊之東西已被羣衆拉走兩大車，嚴振利馬上說：『咱們要給人家留一點，不能都拉走。』這時積極份子王化東（現農會副會長）再也忍不住了。向大家說：『窮弟兄們！今天翻身不翻身就看這一回了，咱們不要給楊四福留一點東西，把他過去坑咱的都還給咱。』嚴振利聽後馬上大聲說：『我是縣指定的參議員（假的——作者註），咱們要給人家留一點，有事我撐。』說罷他又向山東會人說：『願意給老楊家留東西的站到這邊來！』他把手一指，山東會的人便都站到他指的地方去了。起財物的羣衆有些胆小的聽見了嚴的口氣這樣大，也只得站了過去，剩下的只是少數積極份子不得不返回去。王化東當時便問劉景運爲什麼不拉東西，劉景運却說：『這是大多數人的意見。』

二十二號下午，嚴振利看事情要鬧大了，遂召集劉景運、薛寶兌開會，擬定的計劃爲：（一）先捕起呂俊峰去後患（呂對他材料最清楚），并捕起過去當過胡子的張長儉，一面藉此混亂羣衆視聽，一面利用張咬政權的人。（二）以政府名義召開羣衆大會殺之。（三）佈置和捏造事實并找出原告人

來告呂俊峯。(四)槍斃後以捕捉對挾架隊造謠的人(此時有人說挾架隊在前方都打死了)爲名，每街組織二十個人準備收繳街公所的槍，繼之捕捉對槍殺呂、張不滿的人。總之此時嚴振利已由秘密轉入公開了，并企圖假借民意和以槍斃壞蛋爲名，打擊和恫嚇少數積極份子，達到長期掌握喇嘛甸統治的目的。

(三)大翻把

他們佈置好後，薛寶兌便忙着動員山東會的人，準備在大會上隨聲附和。嚴振利、劉景運去佈置原告。第二天(二十三號)十一點鐘開會，群眾到齊後(呂、張在內)嚴便講話說：『今天咱們開會，要想澈底翻身，必須剷除壞蛋，對不對？』下面叫『對！』他又說：『今天咱們要剷除壞蛋，呂俊峯、張長儉是壞蛋，咱們要捆起來，您們說對不對！』下面山東會便大叫『對！』有些不明真相，又知道張長儉過去當過胡子，便也隨波逐流的叫喚『對！』在這種情形下便把呂、張二人綁起來了。

第二天(二十四日)，嚴、劉又召集大會，當場審訊呂、張二人，在宣佈罪行時唸道：『呂俊峰第一條是福興隆告他過去買他缸沒給錢。(二)當過胡子。(三)樊成德告他在前次鬥爭中檢查他家時，私自裝起懷錶一塊、金溜子兩個、三十六尺花旗布。』(以上這些原告事後證實全是嚴在兩天中強迫着告的)又宣佈張長儉是胡子。說完便問呂是否承認，當呂不承認時便打，連過去被鬥被押的地

主奸商劉長庚、劉守勤也拿着大棒子打，嚴、劉、薛更強迫老百姓去打，誰不打就威嚇說：『你是和他們同謀吧！打有我啦！我到縣上一說就行了！』使得羣衆含着眼淚打。最後，呂終因受刑不過便承認了。臨畫押時呂俊峰向大家哭道：『我冤枉哪！』

另在審訊呂俊峰時，嚴振利又將張長儉帶到一個小屋裏說：『你在承認你當胡子時要咬住王街長（王景林）』在種種威脅下，張長儉不得不在大家面前說：『王街長也是胡子』，這樣更便於嚴、劉等進一步捕捉政權幹部，達到一網打盡的毒計。

呂、張審訊完了，便都帶在一邊，嚴、劉向下面叫道：『該殺不該殺？』下面由於有山東會的操縱，都說：『該殺！』接着便綁上大車了。大車臨走時，呂俊峰向到會的人叫道：『同志們，窮弟兄們！您跟着我叫：祝革命早日成功！共產黨萬歲！活着爲了工作，死了也是工作。』當時積極份子王化東眼裏含着淚帶着幾個窮弟兄隨着喊：被嚴、劉等制止了。就這樣我們的呂俊峰同志就在七月二十四號下午被反動派殺死了。

遂後因該事件被政府及早發覺，主犯全部落網。想把街政權一網打盡的狡計成了泡影，并以命償還了死者。

五、萬惡『黨砲』武裝叛變

——地主惡霸私存武裝待機叛變的翻把陰謀

黨福生，綽號『黨砲』，住在海倫城西區光榮鄉，因經年打圍，槍法極好，當過砲手，一提『黨砲』，遠近知名。本屯稱之爲黨七爺。偽滿時縣裏官員無不與他交往，屯裏人對他畏而遠之。此次翻把事件發生後，又發現逃跑的國民黨特務劉念超，在他家寄存大批書籍，其中有一份國民黨的宣傳草案，毫無疑問，他是與國民黨暗中也有勾連的；敵僞、國特、惡霸兼而有之。

七月初旬，王樹橋同志帶領五人到該鄉去煮夾生飯。『黨砲』和狐狸一樣狡猾，看到我工作日漸深入對其不利，遂暗與至親老賈家（小中農，七口人，兩個兒子會使槍，賈二的媳婦是『黨砲』的外甥女。）老郝家（窮戶，三口人，『黨砲』大媳婦的娘家，清算時『黨砲』不讓他要地，也不讓他參加農會，『黨砲』將自己的地給了他三垧。）聯絡，一面又恐嚇老賈家：『清算了我，還不清算你們？』便計劃打死工作人員，奪得槍支拉出去當胡子。隨將二媳婦帶三個小孫子藉治病爲由，先送往親戚家去了。

七月十五日下午，王樹橋同志準備找『黨砲』來農會談談，隋永山（『黨砲』的狗腿，破落地主，當過胡子。）即自告奮勇要和高林一塊去叫『黨砲』。隋永山到黨家，趁高林外出小便時，即與『黨砲』設下圈套，騙工作人員到黨家來，即將他槍殺，然後拉出去。隋永山回到農會時就騙王同志說：『黨砲病了，腿長瘡不能下炕，會上有事最好叫工作同志去談談。』工作隊聽後，又派潘屯長與張振鐸去叫，『黨砲』的態度強硬，堅持要工作人員去。適值到城裏清算的積極份子回來，聽後都很憤恨，新生鄉（幫助工作的）積極份子李保林帶了新正鄉張振鐸及該鄉組長陳萬福和四名自衛隊員自報奮勇，前去抓『黨砲』（帶長槍二支，短槍二支，洋砲二支）。

『黨砲』在隋永山走後，即積極佈置，叫回了兩個兒子，糾合了老賈老郝家全家。佈置七個男人埋伏於院內四周，老賈頭則拿一圍槍在屯子西頭準備堵截（他們共有圍槍三支，大刀一口）。另外把六個女人和四個小孩帶到房後躲起來。李保林等一進院問黨：『爲什麼不到會上』去時，『黨砲』邊說：『我不去你們還想來動手呀？』邊摸腰裏的刀往後退，張振鐸看勢不對，剛喊：『不去綁起來』時，黨二在東邊圍倉子後邊先開槍打死了陳萬福，黨大在西邊碾道裏接着一槍打死了張振鐸，李保林也受了傷。黨二當即搶走了張振鐸的長槍和八粒子彈，遂解了兩匹馬匯合院後婦女連夜向東南河套奔去。

『黨砲』本來想拉進山裏去的，但走到海南雙岔河一帶無法走出去時，又往北過扎彩河奔長發區後十三戶孫麻子家（黨二大舅子），掛上孫麻子，充實武裝，決計襲擊翻身農民。先奔永安堡勝利鄉，

四名自衛隊員，被他們打傷一名，搶去一支快槍，四十粒子彈，後竄互助鄉，打傷二名農民，捉去小地主老趙，向他索槍，因趙沒槍被打傷。後即回光榮鄉，札死了屯長的媳婦和妹子，帶走他留在屯裏通氣的忠實腿子張金山（張孫女許給黨孫子，張已爲農會押起）。在公路上搶劫了三個膠皮車的馬及農會的馬匹（共廿二匹），改換成馬隊，直奔開勒河南。在馬家溝抓住鄉幹部三名，正準備要槍斃，縣大隊圍剿的馬隊已趕到，遂將他們包圍在一個孤窰裏，結果打死『黨砲』等六名、活捉十二名、漏一名，我縣大隊一名戰士光榮犧牲。

六、地主勾引傷員破壞羣衆翻身

——地主惡霸企圖利用軍隊干涉羣衆的翻把陰謀

松江第二醫院，於七月中旬發現傷員中有個別階級異己份子和地主勾結，干涉搗亂當地羣衆鬥爭，庇護地主，挑撥軍民團結。經該院全體傷員向壞份子展開鬥爭後，送交土級處理，并獲得羣衆的熱烈擁護，引起廣大羣衆的慰勞傷員熱潮。現將詳情報導如下：

地主無恥用美人計、傷員中壞人打羣衆

某城仁愛區羣衆鬥爭發動後，壞蛋張大神感到自己作惡很多，定是鬥爭對象，就叫他兩個女兒勾

引醫院傷員，替他做『擋箭牌』。第二醫院第一所傷員中的階級異己份子，關福綿、陳合二人即先後上了圈套。七月十八號，仁愛區羣衆鬥爭張大神時，張即偷令他女兒去活動關福綿想辦法，關立刻拉攏陳合、苗起先和姓高的三個傷員，一同跑到張大神家裏，不問青紅皂白，掄着皮帶就找農會會長。農會幹部和羣衆見其來勢兇兇，均被嚇跑。當天晚上，壞份子關福綿等又故意捏造謠言，欺騙十來個傷員，到仁愛區找負責同志生事，說是：『爲什麼有人講『見到傷員就勒死』！』爲什麼鬥爭張大神還把他女兒的東西也給拿走？』農會婦女會長即向他們解釋，這是壞人造謠，就好像以前有人講，『婦女會給傷員洗衣裳，不乾淨就挨打』的謠言一樣。壞份子陳合當即乘機說：『你們講傷員打人，就打你們！』直到醫院第一所指導員趕來，才把他們帶回。當晚醫院何政委即把他們找到院部談話。但關福綿等惡性不改，第二天又和苗、陳二人兩次到仁愛區生事，均被指導員和行政管理委員會（傷員們組織起來的）阻止帶回。

同日中午，曾受關福綿拉攏的姓高的傷員，見中央區羣衆正門一家惡霸，高見被鬥爭的惡霸裝窮裝苦，定要再給他留下一床被子。農會幹部即答應高的要求，但在羣衆的車上并未找到被子，反而在惡霸櫃子中又翻出一床，農會幹部就向高說：『你看，這不是已經留了嗎？還要啥？』姓高的一聽就向農會幹部打去，農會幹部順手還了一下就跑，羣衆也一哄而散。姓高的傷員在回醫院道上，碰到關、苗、陳等，四人又一同回到中央區，抓到兩個羣衆暴打一頓。姓高的反而在區政府撒賴說：『我

被打的不能動了，不能走了！』院部得信後，一所政指立即去把他們帶回。關福綿、苗起先到家看見傷員們就說：『老百姓把傷員打的不能走，用車拉回來了！』很多傷員不了解實情，受了壞蛋關、苗的煽惑，拿着棍棒跑到中央區就要大鬧，幸虧有醫院負責人在場，未發生嚴重問題。

當天晚間九點鐘，關、苗、陳三人又偷着到中央區，用封條封了區政府大門，拿着棒子找農會主任、區長，又打電話找縣政府賈政委，亂鬧一場。

調查事實、進行教育、大部傷員認清是非

第一所發現問題後，二十號全院召開軍人大會，由蘇政委報告黨的土地政策，說明今天的鬥爭性質，我們對這種鬥爭應抱的態度，并揭發地主惡霸最後掙扎的無恥手段；同時介紹『馬玉慘案』，提醒大家警惕；號召共產黨員、積極份子站穩立場，堅決和壞份子作鬥爭。

第二天召開全院第二次軍人大會，由行政管委會主持（即由傷員同志自己的代表主持）。在會上，各所傷員一致提出要所謂『挨打』的傷員說明事實，姓高的即坦白承認了是自己先動手打人，并假裝被人打傷，鼓動大家替他『出氣』。接着，大家又一致要求參加打人的傷員坦白，而關、苗、陳等，仍然半吞半吐，被大家問一句，才答一句，雖然問出了張大神怎樣用女兒勾結他們，他們爲什麼同情被鬥爭的封建勢力（原來關福綿家就是被鬥過的地主，本人在偽滿還當過警察；苗起先也是地主

出身)，但關、苗等却未真正從思想上坦白，不願意真心承認錯誤。大家看破這一點後，全場高呼把他們綁起來，交上級處理，當時傷員自己動手把關、苗、陳等捆上。事情發展至此，傷員同志已從盲目同情鬧事的傷員、提高到向階級異己份子的直接鬥爭，階級覺悟大大提高，一切謠言和挑撥陰謀隨被全部揭穿。

仁愛區、中央區以及其他區的老百姓，經過醫院安慰和說明事情之處理後，非常高興。二十二號各區婦女會、兒童團、學校，扭着秧歌、帶着豬肉、掛麵、雞蛋、汽水、菓子、留聲機等大批禮物，親到醫院各所熱烈慰勞傷員。

七、翻身農民熱烈參軍參戰

東北解放區農民，在深入土地鬥爭，挖財寶砍大樹運動以後，對參軍參戰，支援前綫，就更加熱烈起來，表現出人民的偉大力量，下面舉最近五林寧安等地的例子，其他地區由此亦可見一般。

一、翻身農民熱烈走上前綫

東北解放區各地羣衆，在挖財寶、砍大樹鬥爭中結合擴軍，翻身農民階級覺悟普遍提高，參軍熱

潮席捲各地。五林一縣在『紀念「八一五」不當亡國奴』的口號下，湧入主力者即達一千九百餘人，該縣一區農民葉長春不願娶媳婦，在結婚前一天自動參軍。寧安的參軍運動，從醞釀到入營，時間不到半月，報名參軍者即達一千百餘人，經過嚴格檢查，有九百六十名身體魁梧、精力飽滿的青年農民，在熱烈歡送下戎裝赴前綫。新海十天內，有一千三百三十餘青年在各村踴躍報名，但僅有八百五十餘人被選入營，這些健兒雄糾糾氣昂昂，在父老、母親、妻子歡送下，披紅戴花入營受訓，參軍農民葉成松對送他的小兒說：『僞滿時受窮，馬勺子吊起來當鏢打，窮的丁里當郎，現在有吃有穿有房了，蔣介石這賊頭子眼紅又要來遭塌我們，不把他打倒就保不住這好生活。』鏡泊全縣半月內亦有一千三百青年參軍，牡丹江市在八百十九名參軍青年中，還有九十個工友，他們發揮了工人階級的光榮，在運動下起了骨幹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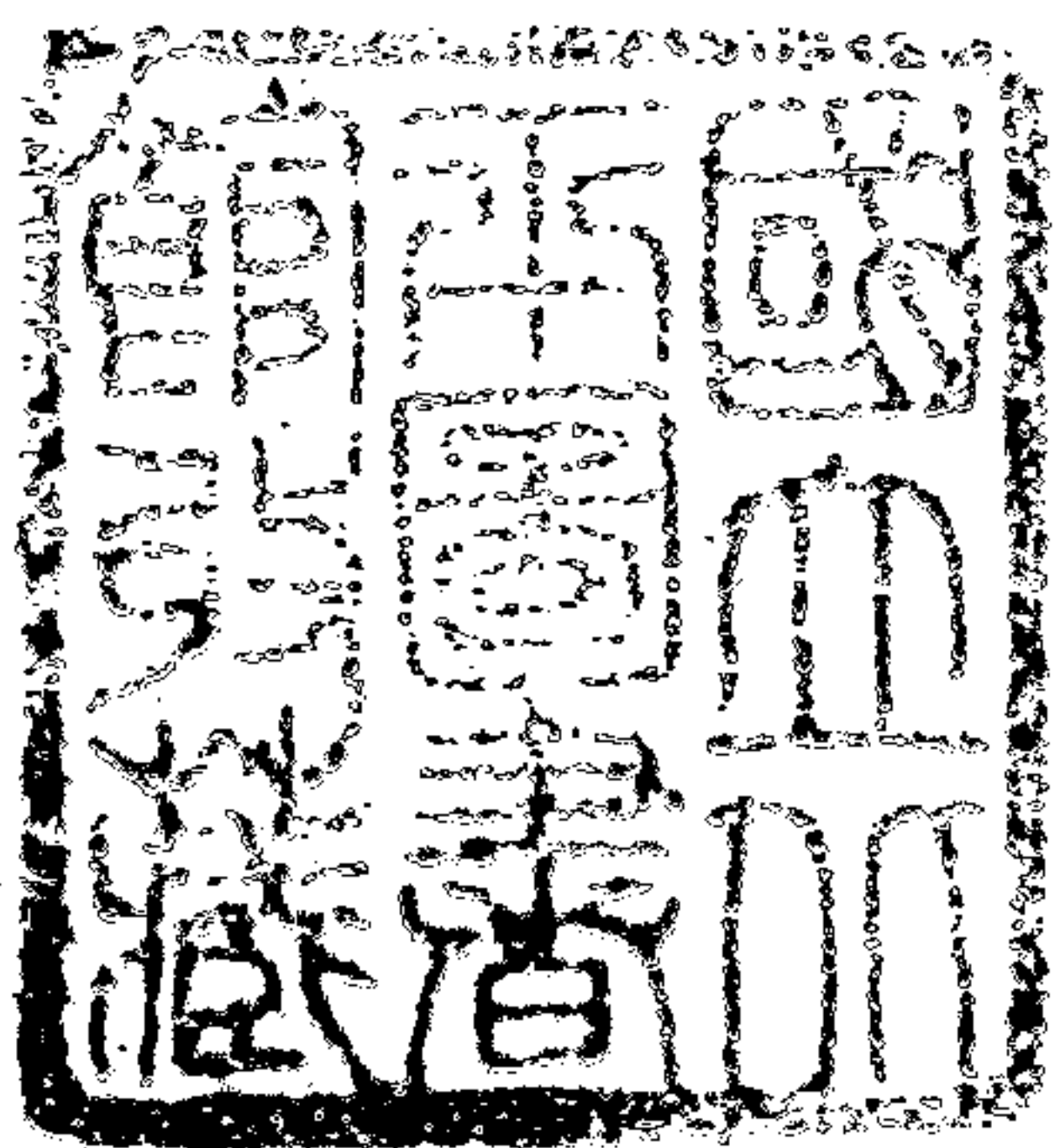
（九月五日東北日報）

二、『沒有前方就沒有後方』

——翻身農民熱烈支援前綫

五林縣各區村羣衆紛紛召開參戰人員慶功大會，並繼續掀起支援前綫立功運動。僅仙洞區與四區很快即完成支前任務，其它一區姚亮、五河、佛塔密各村；三區城子、安民、南北、柴河各村，亦正動員中，據以上區村初步統計，自願報名參戰者已達五百零十人、自動出馬二百十九匹、好車六十一

輛、担架六十付、勞軍捐款達二千九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餘元、勞軍鞋子一千三百餘雙，其他軍用大衣、毛毯之類甚多。三區功臣畢厚禮在慶功會上說：『沒有前方，就沒有後方，沒有共產黨窮人就不能翻身，隊伍是咱們窮人自己的隊伍，我們要竭盡全力支援勝利的戰爭！』講完話後，即首先報名參加担架隊，並把自己的一匹馬也帶去。在他的影響下，陶長清老大爺說：『我抬不動担架，我願意把兩匹馬獻出支援前線。』十六歲的徐喜祥兩次報名參軍未被允許，參加担架隊也未被批准，他回家勸員他父親，把一台大車、兩匹肥馬都拉出來報上了。一區功臣薛茂仁、高廣貴、李貴帶頭參戰，並各勞軍一萬元，軍屬梅玉元、王秉新二人勞軍七萬元，並出馬二匹、人一名，已立一等功。跟着羣衆即掀起競賽，不到一天，勞軍款竟達八十萬元之多，二日內出馬十三匹、車三輛、担架三付、人卅名。證繳好生產各組爭搶在麥徵中立功，保證繳好麥，而且七天內送縣。（九月五日東北日報）





4.232
7